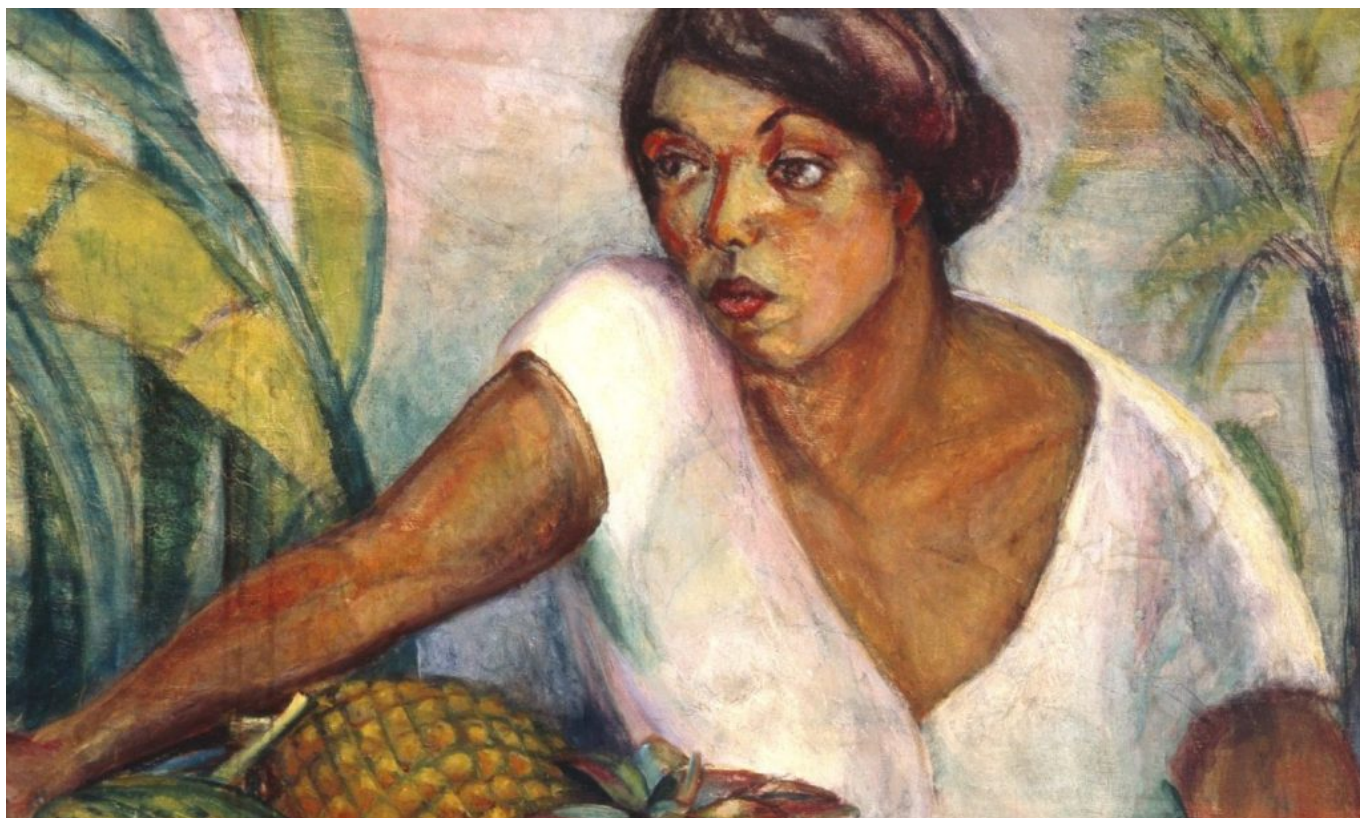


2026年第28期新闻稿：全球粮食经济如何戕害儿童



《热带风物》，安妮塔·马尔法蒂（巴西）作于191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6年6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全球粮食体系现状**评估**报告。这份整合了2021年及之前的数据，其最新测算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引发约8.66亿例疾病、造成150万人死亡。全球每九人中就有一人因食用受污染食物患病，其中非洲与东南亚地区占全球食源性疾病病例总数的近四分之三、死亡总数的六成。这场危机的冲击大多落在儿童身上，而他们也是对此乱象责任最小的群体。

低龄儿童感染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是大龄儿童与成年人的近三倍。五岁以下儿童仅占全球总人口的9%，却承担了近三分之一的食源性疾病病例。2021年，不安全食品夺走了14.3万名低龄儿童的生命。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无数被可预防疾病夭折的生命、陷入悲痛的家庭，以及失去新生代未来希望的社会。



《饥饿之魂》，K·K·赫巴尔（印度）作于1952年。

面对这类调研数据，主流应对思路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舆论普遍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只需完善检测体系、强化监管力度、提升卫生标准、搭建高效监测网络即可解决。这类举措固然重要且必不可少，却无法解释一个核心问题：数十年间人类早已掌握防范食品污染的成熟技术，为何仍有数亿人口持续摄入不安全食物。想要厘清食源性疾病长久难以根除的根源，就不能局限于技术性解读，必须剖析全球粮食体系本身的结构性病。

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粮食体系，其核心逻辑是追逐利润，而非保障民众的**食物权**。全球多数地区的粮食生产已高度集中化，被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连锁商超、食品加工厂、物流集团与金融机构牢牢掌控。这套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体系催生了多重内在矛盾，从至少三大关键维度直接损害食品安全。

其一，压缩成本的硬性要求驱使整条产业链处处偷工减料。大量农业从业者就业毫无保障（拉丁美洲超八成农业岗位**缺少**正规劳动保障与社保），监管检测机构经费不足；生产者被迫在削减开支的同时大幅增产。食品经由愈发漫长、繁复的全球供应链长途转运，不仅大幅增加污染风险，生产环节的真实环境也被层层掩盖。

其二，资本主义粮食体系习惯将各类成本**外部转嫁**。企业往往将环境破坏、水源污染、恶劣劳动条件、公共卫生损害等后果视作无关自身的外部问题，拒绝承担责任。劳动者、消费者与公共医疗体系承担全部社会代价，企业却独享经营利润。

其三，全球发展失衡决定了食品安全风险的分布差异。非洲与东南亚承受最沉重的食源性疾病负担并非偶然：殖民遗留的发展滞后、债务依附、公共基建匮乏、不平等融入全球经济等历史遗留问题持续深刻影响着这些地区。由此可见，食品不安全不只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难题，更是发展失衡的外在体现。



《孟加拉大饥荒》，戈巴丹·阿什（印度）作于1943年。

每年数万儿童因此夭折，暴露了这套体系道德层面的彻底崩塌。一个社会若放任儿童死于本可预防的食源性疾病，便是未能履行最根本的责任。这些死亡悲剧本可避免，相关解决办法早已明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获取洁净水源、完善环卫设施、规范食品操作、普及医疗服务、建立高效公共监管是降低死亡人数的核心手段。这类民生举措离不开公共财政投入与坚定的政治担当，绝不能完全交由市场主导。但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仍在大力推广公私合作模式，始终无法直击饥饿与食品安全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风险来源并不只有细菌与病毒污染。现代粮食体系让民众暴露在更多类别的危害物质之下，包括有毒化学品、重金属与各类工业污染物。世卫组织最新评估愈发重视食品中有害物质诱发慢性病带来的长期负担。其危害不止是短期患病，还会造成终身残疾、发育受损，永久降低生活质量。



《沙嗲烤肉摊贩》，钟泗宾（新加坡）作于1958年。

此外，食品安全问题无法脱离粮食体系的整体危机单独看待。全球范围内，数百万人饱受饥饿折磨，另一部分人却深陷肥胖与各类饮食相关疾病；农民深陷债务泥潭，食品企业却掌握前所未有的市场垄断力量；农业生产持续破坏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又反过来威胁粮食收成。正是这套造成粮食匮乏的体

系，同时催生了食品安全隐患，其中的矛盾十分尖锐。人类已然掌握充足的科学理论、生产能力与技术手段，足以让所有人吃上安全食物。但在现行经济模式下，所有生产能力都优先服务于盈利目标，而非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世卫组织的报告不仅是针对食品污染的警示，更是对现有全球粮食秩序的控诉。这套秩序让数百万人持续承受本可避免的病痛与死亡。孩童因不安全食品夭折，其根源绝不只是一份被污染的餐食。在这份食物背后是一连串关于财政投入、监管制度、基础设施、产业所有权与社会发展重心的政治经济抉择。食源性疾病的直接表现是生理病症，根源却根植于社会体系。人类面临的任务，不只是提升食品的安全程度，更要重构整套粮食体系：以民生关怀取代逐利导向，以公共健康优先于私人资本积累，以人的尊严超越市场效率。唯有如此，人人享有安全食物才不会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落地的现实。



《亡灵之地》，乌切·欧克克（尼日利亚）作于19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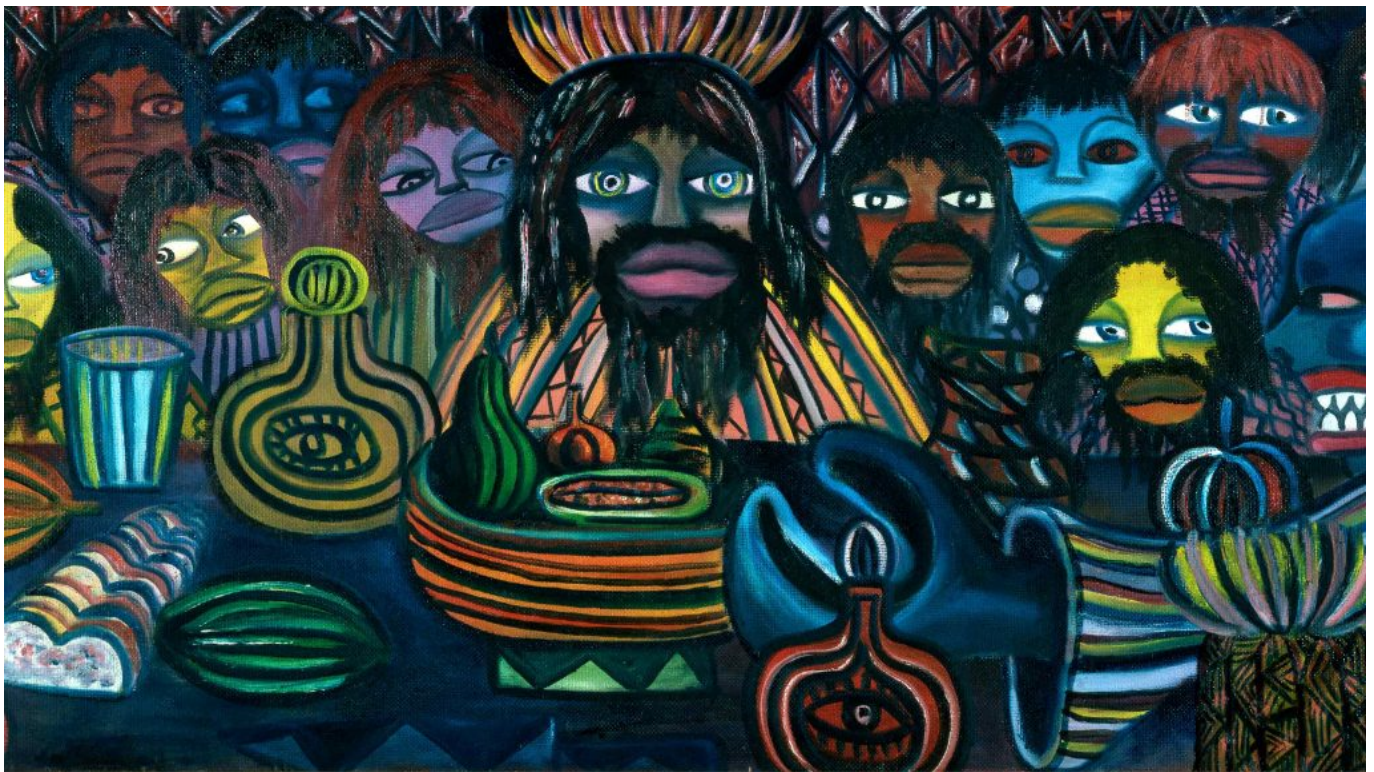
以下五项针对现行体系的简易改革方案，旨在构建安全、公平的粮食体系：

1. **投入供水、环卫与医疗等全民公共体系：**保障民众获取洁净水源、环卫设施及基础医疗服务，重点覆盖食源性疾病负担最重的农村与低收入社区。
2. **强化公立食品安全机构：**扩充食品检测体系、实验室配套、疾病监测网络与监管部门规模，保障其经费不被削减，不受企业资本干预。

3. **扶持本土小型粮食生产体系：**扶持本地农户、农业合作社与公共采购项目，缩短供应链，提升生产透明性、抗风险能力与责任追溯机制。
4. **粮食治理民主化：**削弱农业与食品零售行业的企业垄断势力，保障劳动者与农户的话语权，实现公众对粮食生产、流通全环节的监督。
5. **将安全食品确立为一项人权：**各国及国际层面出台具备约束力的相关承诺，把获取安全、营养的食物视作基本社会权利，而非可供交易的市场商品。

上述所有改革立足于一条朴素准则：粮食是社会公共品，不只是普通商品。改革方案明确，获取安全食物的权利与生存权密不可分。

人们很容易将这套方案视作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坚持不让任何儿童死于可预防的食源性疾病，难道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吗？



《最后的晚餐》，马朗加塔纳·瓦伦特·恩温亚（莫桑比克）作于1964年。

世卫组织这份报告让我愈发痛感资本主义体系的冷酷无情。这令我想起莫桑比克伟大记者、诗人若泽·克拉韦里尼亚（José Craveirinha, 1922–2003年）的短诗《文明》（Civilisation）：

Antigamente
(antes de Jesus Cristo)
os homens erguiam estádios e templos
e morriam na arena como cães.
Agora...
também já constroem Cadillacs.

往昔岁月
(耶稣诞生之前)
人类修筑神庙与竞技场，
像犬只一般殒命角斗场。
而如今……
人们造出凯迪拉克豪车，
苦难依旧如常。

热忱的,

Vijay